

白話文範參考書

(3)

中等學校用

第三冊

白話文範參攷書

商務印書館發行

楊平編

新體白話信

商務印書館發行

(角三 冊二)

本書內容豐富
言簡意明屏除
舊時浮文採用
新式標點關於
社會家庭普通
信件無不備載

元(707)

Notes on
Specimens of Pai Hua Styl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九年九月初版

(白話文範參考書)

(第三冊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江都何仲英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洛陽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桂林梧州
雲南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白話文範參考書第三冊目錄

亞爾莎士洛林兩州紀行……………一

游日本雜感……………八

訪日本新村記……………九

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一八

團體生活……………四〇

王陽明傳習錄……………四一

一 答周道通書……………四一

二 答聶文蔚書……………四三

曾國藩家書……………四五

一 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四五

二 咸豐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四六

三 咸豐二年八月初八日蘄水舟中書……………四九

四 咸豐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五〇

板橋家書……………五二

一 自敘……………五二

二 離縣寄弟墨第四書……………五二

三 焦山讀書寄四弟墨書……………五三

四 范縣署中寄弟墨第二書……………五四

中國哲學史大綱序……………五四

在中國科學社演說詞……………五七

象山語錄……………六一

一 傅子雲……………六一

二 周清叟……………六二

三	包揚	六三
三問題	托爾斯泰原著	六四
今		六四
競爭		六五
文明小史楔子		六五
大明湖		六七
道情一首		六七

白話文範參考書第二冊

亞爾莎士洛林兩州紀行

亞洛二州

Alsace-Lorraine

德國西南部之州，界於法國。本屬日耳曼；西元一六

四八年，威斯特法里亞條約，改屬法國；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之結果，又歸於德；此次歐戰告終，德人失敗，復又歸於法。

維爾賽

Versailles

地名，亦作威爾塞列斯。法國之都會，在巴黎西南十一哩路。

易十四費資四萬萬圓，建離宮於此，至今猶存。西元一七八三年，英美締平和條約於其地。普法之戰，爲普軍所占，普王威廉於此舉行卽德意志皇帝位禮。此次歐戰終止，各國又開和平會議於此。

三十年戰爭

The Thirty Years' War 日耳曼新舊兩教之戰也，始於西元一六

一八年，終於一六四八年，凡三十年，故名。

普法戰爭 一八七〇年七月，普法因隙開戰，普軍圍法軍於師丹，降之，進陷巴黎，訂和約於維爾賽。一八七一年九月，換正式條約，法國割亞爾薩斯洛林二州，償金五十億法郎於普，戰事始罷。

嬰城 閉城而守也。

來因 Rhine 河名。歐洲大河，長八一〇哩。其地多歷史上之事蹟。

同化政策 人類種族各別，使其同棲息於一地，久而俗尚相同者，謂之同化政策。
攜貳 謂離心也。左傳「我德則睦，否則攜貳。」

毛奇 Count 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 德國大將。當普奧普法兩戰役，其作戰計畫及臨陣指揮，皆卓絕一時，遂奏偉功。（一八〇〇—一八九一）

讖語 預言也。

切膚 猶切身也。

按圖索驥 喻拘泥無機變也。伯樂子執父所著之相馬經求馬，而得悍馬，不可馭。

伯樂曰：「此所謂按圖索駿也。見（藝林伐山）通作按圖索驥。」

寄人籬下 言依頓他人也。張融文：「大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

峨特式 譯音舊式也。

司脫拉斯堡女神，任公當時有一詩記其事，今錄如左：

司脫拉斯堡女神歌

憶共衆靈戲玉京，餐霞浴曦能駐齡。罡風一夜吹夢墮，隻影淪謫隨客星。銀漢半枯碧槎斷，雌鳳雄龍不相管。高鬟撒珥任雲慵，綉襦委篋隨塵浣。（亞爾莎士婦女服飾，喜戴角巾，高盈尺，其裙皆刺繡。）塵浣雲慵秋復春，舊時鴛侶愁知聞。玉璫減淚迴環寄，青鳥無憑空斷魂。叩閭問天天不語，詔我靈風與夢雨。烏紗籠臂篆沈憂，綠玉垂胸結延佇。（普法戰役，曾從軍者立有一會，其會徽之綬章，黑綠相間，黑示持喪，綠表希望。）巴黎人亦常將此章懸神像胸際。多

情今夕是何年。雲捲長空月自圓。相將鴛鴦好歸去，瑤池廣樂正喧闐。卻看王母頭如雪，相思待與從頭說。點檢零脂未忍施，中有嚙鵲萬絲血。

嘮嘮叨叨 一人多言曰嘮叨。通俗編『說文』嘮，囁也。按俚俗有云嘮叨，卽此。元曲云：「絮絮叨叨」是也。」

台灣 島名。在福建省之東。其地本屬我國。光緒甲午，中日戰後，割讓於日本。時西元一八九五年也。

衝動 心理學語。謂心之活動，有所求所避，而漠然初無目的者也。又如欲取一物，或爲一事之時，而有若迫若壓之感，亦爲衝動。

情操 心理學語。最複雜之感情，而其發作由於精神之作用者，卽尊重真理及愛美之感情也。

此篇描寫兩州人民愛國情形，可與第二冊最後一課參觀。又蔣百里君——任公同遊者——所著巡視歐洲西戰場記中，亦有關於兩州都會之敘述，今節錄如左，以

供參考。

梅滋

第三日，早八時起。是日適爲日曜日，驅車出郊外，渡馬瑟之橋，四圍山色，以閑靜之態度迎人；而是山者，則當日之血戰地也。（千八百七十年）歸至旅館，其對面巍然高聳者，停車場也；以方石疊砌成，別有凝重之致。右轉見一紀念碑之礎，其上原爲菲烈德帝像，（威廉二世之父）今仆矣。繞市至公園，有威廉一世銅像遺址，爲市民所仆，今易以一法國兵卒像；凡法人皆可自認此爲己之銅像也。此爲造像之大進步，吾知此後必有繼興者矣。新會有記曰：

『至梅滋時見中央公園五十年來巍立之威廉一世銅像仆矣，今易以法人，諸君試一猜度此法人爲誰？……波亞加里耶？克里曼索耶？否否。岳福耶？福熙耶？否否。其人戴平圓之鐵帽，穿呢服，背負包裹，胸懸一小鐵章，手執槍，而足踏德軍之胄，吾一望而知爲法國軍隊中之一小兵卒，惟其名則無聞』

焉，吾惟脫帽致敬，直呼以佛蘭西先生而已。吾覺此銅像，實爲平民精神結晶體之象徵，流連其下，不能去。』

午後訪古戰場，至聖柏里佛（St. Privat）當千八百七十年八月十八日，一戰而定普法之運命者也。是日之晚五時，毛奇自戰場歸，謂其屬曰：『適此戰而敗也，吾人此時之感想爲何如？』嗚呼！孰知五十年而此言乃遙應也！戰鬪最激烈處，德軍之死於是地者，咸立墓碑爲紀念。其文曰：『某戰死於此。』某營某隊戰於此。』故雖今日，而當日之戰線情形，猶能歷歷在目也。村落之最高處，有一紀功碑，上立一獅，普近衛軍苦鬪地也，上有近衛將校名。余至之前夜，村民仆之，未移置，得其獅身之片鐵而歸，蓋不可多得之紀念品也。村之東，有高邱，亦一紀功碑，上有一女神，執劍西望，亦仆矣；其石礎有字剝落而下者，亦得其一。高邱之下一平原，木屋相間，則此次之飛機庫也。

銅獅之下，羣小兒嬉戲爲樂。余以德語詢之曰：『汝爲德人乎？爲法人乎？』則應

曰：『否否，余洛蘭人也。』又有一青年曾服戰役，復詢之，則應曰：『吾惟無軍隊之國家，乃願屬之耳。』

斯托拉堡

第四日，早六時自梅滋行，九時至。午後出遊，首至離宮。威廉嘗臨御焉。離宮之對面，爲亞塞州大學，左首爲圖書館，右首爲教堂，更左則州尹署，州尹署之對面爲市會，中間一廣場，所謂『共和場』，新名也。是實爲德國文化輸入之根據地，其建築皆以方石，凝重整齊，醇乎北普之風焉。

至依爾河（Elbe）（來因支流）畔，有市之一角，曰『小佛蘭西』。四圍建築，皆十八世紀以前之風。河水清澈，樓台樹木，倒影其下，別饒纖靜之致。人謂此純係法國舊時鄉間之風物云。

天下惟趣味二字，不能不各從其所好。故離宮之凝重，一入法人之眼，但覺其蠢蠢乏風致；而德人之於『小法蘭西』，想必有一種纖巧瘦弱之感。斯二者，必

欲律以美術上之原則，抑或強爲軒輊，蓋不可能之數也。惟就吾直觀的批評，覺『小佛蘭西』之真趣，當含入於歷史意味之中，若吾輩生活於東方者，殊不能咀嚼得真味耳。

游日本雜感

明治 日本天皇名（民國前四五年）日本維新之業，成於此時；世稱『明治維新』。

德莫克拉西 Democracy 譯音，或譯爲平民主義。

糟塌 新方言『說文』蹴，蹶也。今轉平聲如糟，俗字作躐。凡事被蹴踢則壞，故今謂損壞爲躐，重言爲躐躐，或言躐躐。』

武士道 日本謂武士所當履行之道德，卽重節義，輕生死，排除怯懦貪欲，爲君父犧牲其身家也。

枵腹 飢餓而腹空虛也。枵音囁。

和服 日本服也。——日本古稱大和。

辨當 日本語或譯作便當。菜飯俱全之食品也。

暴發戶 五代史安重榮傳『重榮起於軍卒，暴至富貴。』通俗編『按博雅「暴，猝

也。』史記項羽紀贊「何興之暴也！猶興之猝。今俚俗猶謂忽然富貴曰暴發戶。』

訪日本新村記

後來童一心君也做了一篇日本新村游記，登在時事新報上。我因爲他所述前後的情勢，略有不同，個人的眼光，也有差異，所以錄出來，請大家參看。

我遊新村的動機，實在很早，因爲沒有功夫，只得擱起，等到動身回國，就還了我的願。五月一日，我訪東京新村支部，碰見他們開例會，到了十二個會員，都是初次會見。我就陳述來意，那位會長長島豐太郎（東京支部會長）君，欣然給我一封介紹書；西島九州男君，畫了一張圖。我歸館子，收拾行裝，料理一切，於四日午後，從東京車站出發。天下了大雨，送行的十幾個朋友，冒雨而來，作最後底握別。嗚嗚的火車，睡夢中離了東京。次日，天晴，晚八時，着門司，換車，到戶烟，宿福壽旅

館。次早，驅車到福岡工業專門學校，訪駱陳二君，留午飯，參觀該校一周，設備周到，管理整肅，勤儉質樸，尤爲該校底美風。午後九時，趁赴吉松車，發一電報到新村，使得他們好預備。

七日，大雨，眺望窗外風景，令我忘倦。從吉松換車，到我將出車站，見一青年勞動者，向前問我：『你是童一心麼？』我應『是』。他說：『我叫小田信人，是新村差我來招待的。』就把我的皮篋拿去，背在他的身上。他對我說：『武者小路先生，已經到東京去，夫人暫住在高城的深水旅館，電報到得很遲，天又大雨，還沒有通知第一部稻第二部新村，就派我來的。』他想雇一輛馬車，已經沒有了，兩人主張走到高城，路約中國里二十里前後。雨後，日光輝照，桑樹的嫩葉，放黃金色的焰光；小麥和大麥，浪着青綠色的穗波；田畔野荻簇簇，蛙聲閣閣；把我城市帶來的煤氣，都洗清了。『行行重行行』到了一個參差不齊的村落，一羣小兒，在路上遊嬉，見我們走過，做出一種奇怪的狀態，好像鄉下人見城裏人一般。走到深水旅館，

房子夫人出來迎接，坐在樓上，談談村中情形。窗外二株袋袋花，開得正茂盛，吹來一陣陣香氣，深入肺腑。外邊一條清溪，水流個不住。就是周作人先生初訪新村，和他們捉魚的地方。飯後，洗一回澡。至十一時，分散就睡。

八日早起，房子夫人打一電報到東京支部，說我已經平安到村。又寫一信，通知第一部新村。我們就從高城出發，先到第二部新村。途上山水汪汪的流着，涇渭異常，這七八里路，算是難走。過白鬚橋，走一條小路，茅屋遠近在望，知道是第二部新村。弓野征矢太和荒木秋雄君，方在耕作，脫帽和我們三人爲禮。千枝子君笑嬉嬉的來問我，我一一答覆。走進房間，喝一杯熱茶，我慢慢兒問他們的情形。方知道這村從本年四月裏移住，呱呱產地，只有一個月份，土地約二十畝，尙多荒野；現在住的只有五人。房間廣十五疊，係舊屋改造的，藏着圖書，我拿了幾本來看看。福永友治君來見。飯後，大家出去散步。一種風景，無處不令人可愛。附近山岳和森林的清新，化育自然之中，翻舞的綠葉，渦卷的溪流，都舉和快的聲音；